

唐代玉器简析

吴 萍 邱向军

(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2)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尤其是历经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年~618年)近400年的分裂战乱,终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繁荣富强的、在中国古代史上最具有开放精神的大唐帝国。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玉器的制作工艺在商、周、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同时其使用范围、器物品种和艺术题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代的玉器与当时其他工艺品一样,不论器物大小均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代嘉、万时期的高濂对唐宋玉器极为推崇,其云“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管、笛、凤钗、乳络、龟鱼、帐坠、哇哇、树石、炉顶、帽顶、提携、袋挂、压口方圆细花带板、灯板、人物、神像、炉、瓶、钩钮、文具、器皿、杖头、杯、盂、扇坠、梳背、余冠、簪珥、缘环、猿、马、牛、羊、犬、猫、花朵种种玩物。碾法如刻,细入丝发,无隙败矩,工致极矣、尽矣。”后世很多古玉收藏家和鉴赏家受其影响,对唐宋玉器刻意收藏。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确切纪年的墓葬出土器物之外,能够确定年代的唐代玉器并不是很多。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唐代玉器开启了影响至今的贴近自然、贴近现实的艺术风格,使唐代玉器粗略看来与秦汉以前的“礼玉”、“葬玉”截然不同,而和明清玉器非常相似,故而往往容易被人当做明清玉器而忽略;二是唐代受西域文化影响较多,王公贵族及世俗百姓相对来讲更为重视金、银等类器物,因此,玉器的产量和使用量相对于秦汉以前和明清时期均较少,所以遗存也少。这都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唐代玉器的研究,也使唐代玉器的鉴别标准较难确定,这也是目前唐代玉器较少的主要原因。

唐代玉器不但继承了传统的风格和形式,而且在器型、纹饰题材以及用途方面都有许多创新

和变化,开始了以写实艺术及实用玉器为中心的新时代。可以说唐代的玉器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唐代玉器贴近自然、面对现实,少有商、周、秦、汉时期那种显示威严等级和神秘色彩的东西。自然界中的花草、蜂、蝶、虎、鹿、兔、羊、猴、飞禽等形象大量出现,五光十色的世俗题材增加,如成对鸳鸯、双喜牡丹、龙凤、飞天、侍女、石榴、各种舞蹈奏乐纹饰,等等。浓烈的世俗人情味,表现出雕琢艺术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的现实美,基本上没有了早期玉器抽象化和图案化的风格。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玉器逐渐公之于众,使我们对唐代玉器有了新的,更为细致的了解和认识,也使我们能够发现和确认更多的唐代玉器。例如隋李静训墓、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等出土的玉器,都为我们研究唐代玉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目前所见到的唐代玉器大致可分为朝廷礼仪用品、装饰品和实用器等几类。

一、朝廷礼仪用玉器

玉带銙是唐代朝廷用“礼玉”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也是目前遗存量最大的唐代朝廷用玉器品种。(图一、图四)玉带銙是在皮革质地的腰带上镶嵌方形玉銙和銙尾制成,銙有金、银、铜、玉之别,是等级身份的标志。等级不同质地也不同,带上銙的数量与纹饰也有差异。当时銙带制度是极严格的,以金玉銙为最高贵。《新唐书·车服志》载“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瑜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玉带銙,类似清代朝廷王公大臣的帽顶与补子,有严格的

等级划分。《隋书·礼仪表七》还记载“天子白玉，太子瑜玉，王玄玉，自公以下皆苍玉等。”此制唐代仍旧沿用，也反映了隋唐时期，自天子以降，王公贵族，达官贵人身着佩玉的尊卑有序。

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收存的两件唐代玉带銙，是常见的唐代玉带銙的典型代表。（图二、图三）此两件带銙均为方形，主体纹饰为席地而坐的胡人形象，“图三”人物右手抬起，似在侃侃而谈，向人述说趣闻轶事，图四人物手中持鼓奏乐。观其工艺技法，均为减地凸雕，从边缘起向内凹进，突出中部主体图案，并与边郭平齐，臀下所坐织物以常见的短阴刻线表现，左右两边至头顶以长飘带环绕，身着紧身衣裤，袖、裤口细瘦，脚穿长靴，深目高鼻，发髻更是有别于中原的西域风格。此类玉带銙在唐代最为多见，其造型、尺寸、纹饰题材基本雷同。唐代玉带銙的纹饰多是以花草、人物、飞禽为题材，其中人物多以伎乐、献宝、宴饮等类为主，这些题材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场景，汉魏以前的神人神兽以及各种图案化的纹饰已经不见了。

唐代玉器所雕之人物，以胡人居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一致。当时国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盛唐时期万国来朝，中亚、西亚各国使臣、商贾络绎不绝，他们不仅带来了不同于中华的各种文化，甚至还参与朝廷的政事。如天宝年间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河北节度使史思明均为突厥胡人，他们都曾深得唐玄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而后来他们发动“安史之乱”，对唐王朝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当时的西域文化对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何其之大。从出土的唐三彩、唐代金银器及唐墓中的壁画上也可看出，胡人形象几乎无处不在。另外，唐代玉器多是采用新疆和田玉，许多玉带銙都是在西域诸国制作好之后进贡朝廷。《旧唐书》卷198记载：于阗“其国出美玉，俗多机巧……贞观六年（632年）遣使献玉带”。又《新唐书》卷221载“初，德宗（780~805年）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官西求玉，于于田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銙三百、簪四十……”这也是唐代玉带銙多雕胡人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玉带銙之外，唐代朝廷用玉器还有封禅用的玉册，为帝王歌功颂德的玉哀册，以及各种

玉佩，等等。

二、装饰类玉器

装饰类玉器在唐代大量涌现，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装饰类玉器同样也是一改汉魏以前那种神人、神兽、神话故事以及图案化的风格，走向了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之路。装饰类玉器从唐代开始，题材范围更广泛，种类更丰富多彩，如在纹饰上大量采用自然界所能见到的花卉瓜果、鱼虫鸟兽以及佛教的飞天人物等，充分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贴近自然、热爱自然、追求吉祥幸福的真实情感。

1. 玉飞天

玉飞天，既是佛教题材的玉器，又是装饰类玉器。这是因为它的使用和佩戴方式的原因。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即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宗教。飞天是佛教中的一个神，梵文名叫乾达婆，汉名叫香音神。又有一说，飞天是歌神“乾达婆”和乐神“紧那罗”的化身。他们原是古印度神话里的歌舞神和娱乐神，是一对夫妻，后被佛教吸纳为天龙八部众神之内。乾达婆的任务是在佛国内散发香气、为佛献花、供宝，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在佛教中被描绘成造福于人类的神仙。飞天的形象最早见于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上，克孜尔千佛洞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东汉晚期，延续到唐宋时期，由于克孜尔千佛洞历史跨度长，壁画又没有纪年，而绘画内容又极少变化，因此，很难进行分期，飞天最早出现的年代也难确定。

依据目前的出土及传世资料，以玉制作飞天应始于唐代。唐以前的飞天多为男性，唐以后基本为女性形象。唐代玉飞天，造型多为片状镂雕，身着长裙，上身裸露并向上挺起，昂首挺胸，又显得飘逸自然。赤脚，双脚交叉，一脚搭于另一脚上，肩披长飘带，身下有如意头状品字形祥云。飞天一手扶云头，一手持莲花。整体姿态飘逸流畅，琢工粗犷，简洁有力。其艺术风格飘然妩媚，情韵悠然，令人神往。（图五、图六）

飞天的制作自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各时代的制作工艺风格都有所不同。1993年3月上海卢湾区打浦桥明代顾氏墓出土白玉飞天簪饰一对，长5.7厘米，宽3.5厘米。飞天“头戴宝冠，袒上身，裸双臂，腕部戴镯，双手曲臂前伸

托花钿，腰间束带，下着长裙。长裙裹足，向一侧飘转，呈尖锥形。飞天身披长帛，帛带飘缠于身后，与身下雕琢的卷云纹相连，在外围形成一近似心形的边框。该器出土时用一银簪的一端分出五爪，扣于飞天之空隙中，另一端分别插入两鬓发髻之上，是为发簪柄端之饰”（《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裸露上身，着长裙及飘柔的长飘带等特征，都与唐代飞天有相似之处，但其头戴宝冠，腕部戴镯，双手曲臂前伸托花钿，而自腰部向上大角度的转折，令人产生一般人体难于做到的感觉，这又是明代本朝风格。飞天上身向上挺起的转折，自唐以降，时代越晚，转折点越向后移。该墓出土此玉飞天，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唐代飞天和明代飞天之间的演变，也让我们认识到玉飞天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这对玉飞天是作为发簪来用的一种头饰，《唐书·五行志》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袖窄小，杨贵妃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可见唐代妇人的高髻均应为假发，而玉飞天就是和步摇一样同是佩戴在妇女头上的装饰品。在唐代壁画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妇女玉头饰的佩戴方式。

2. 动物类玉器

唐代动物类玉器题材丰富，有兔、猪、蚕、狻猊、象、马、熊、狐狸以及一些保留有汉魏遗风的龙、螭等神兽类。动物类装饰玉器和其他类玉器一样，由早期的抽象转向了写实，而且琢工娴熟、刀法圆润舒畅，所雕动物形象惟妙惟肖。

（1）青玉兔形镇，长 8.51 厘米，高 4.5 厘米。粗略来看几乎和明清时期玉兔没有很大的区别，但细观之，其工艺艺术、整体造型、局部细节，无不表现出唐代风格。

该玉兔的整体造型比例准确，活灵活现，极其写实，是唐代玉器写实风格的充分体现。其体形硕大，四肢粗壮，造型丰满，线条柔和，可以想象这是一只生活在水草丰美环境下的动物。它踞地而卧，头部稍稍抬起，再配以警惕的眼神，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兔子的特性。另外，玉兔琢磨光润，刀法娴熟而流畅，两前爪并拢，脚趾清晰，四肢胯部和膝关节处大角度转弯，既有“汉八刀”的简练，又有比“汉八刀”圆润精细之处。尤其是四肢上部及颈部等部位若隐若现的细阴刻线，这是由唐代而始的在动物、人物身上

及其他装饰类玉器上常见的、最为典型的装饰技法，用在此处生动地表现出兔毛的浓密细柔。自唐代开始，此种装饰技法在以后的宋元明清历代沿用，并且拓展了使用范围。该玉兔代表了唐代高超的玉雕水平。（图七）

（2）青白玉兽，长 4.2 厘米，高 2.5 厘米，这件青玉兽头部似兔、似鹿、似马，身体像兔又像鹿。首先，整体做工有“汉八刀”遗风，突出了简练明快，但其刀法又非常圆润。四肢关节处大角度转折，腮部大斜刀勾勒，简洁清晰，四肢伏地而卧，尾巴置于两后腿中间短而直，头部稍勾垂，眼睛浅而小，神态恬静。和隋代李静训墓的玉兽有相似之处（见《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杨伯达主编），和上述唐代青玉兔形镇相比又略微抽象，综合其整体工艺艺术特征来看，应为唐代早期作品。（图八、图九）

装饰类玉器种类繁多，如人物类除了带銙上的胡人、玉飞天之外，还有汉人形象的童子、立人、跪人、坐人，人物造型有佛教、道教、文臣、武将、乐伎等。动物类有狮子、鹿、兔、马、猪、狻猊、蚕、凤、鸟、蜂、蝶等。还有玉梳、玉梳背、钗、簪、笄、步摇、发冠、戒指、手镯、带钩、璜、环，等等。

在装饰类玉器中，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白玉镶金镯很值得一提，其材质为和田白玉，玉质温润晶莹，白如羊脂，碾琢工艺精湛，尤其是金玉色泽互补、互为衬托，更加显得富丽典雅，绚烂多彩。在玉器上出现黄金饰件，始于战国至汉代，当时的黄金饰件主要起垂勾之用，如金链串玉、佩金玉带钩等。隋唐用黄金饰玉，虽亦有特殊的功能，但主要起装饰作用。此件金镶玉镯可为唐代代表作之一。（图十）

三、实用类玉器

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早期的实用类玉器多为工具，如斧、铲、镑、刀、凿等，商周时期虽然出现了饮食类用具如盘、盂、簋等，但是，这些器物在当时主要是用作祭祀的礼仪用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应当还是以青铜器、陶器及原始青瓷等器皿为主。直到唐代，玉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才真正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唐代玉器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一个表现。唐代玉质生活用具也只有上层社会中才能用到，不像明清时期寻常百姓均可用之，这是当时社会条件所致。

唐代实用类玉器种类繁多，如碗、杯、盅、盏、盒、香熏、钵、盘等，其材料除了和田玉之外，还有水晶、玛瑙、珊瑚、琥珀、绿松石和以石代玉制品等。

1. 玉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人王翰的《凉州词》，道出了玉杯在唐代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实际上玉杯不仅是饮酒，还用以饮茶。

唐代的玉杯是从战国秦汉双耳杯发展而来，多数呈长椭圆形，同时也有许多新的演变。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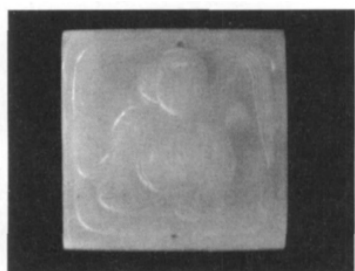
它们的造型具有唐代器物的典型特征外，器身装饰也具有独特的唐代风格。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口径 10.1 厘米，高 3.8 厘米，系和田玉，杯体呈长椭圆形，杯口为八曲葵瓣状，其内壁琢磨光滑，自口沿向下逐渐由薄渐厚，口沿仅有半毫米厚，整个器物迎光透明度很强，杯外腹壁雕琢精美“忍冬纹”。忍冬为一种蔓生植物，俗呼金银花通称卷草，因凌冬不凋，故有忍冬之称，所以忍冬纹又称卷草纹。此纹饰东汉出现，南北朝流行，到唐代演变成了较



图一 玉带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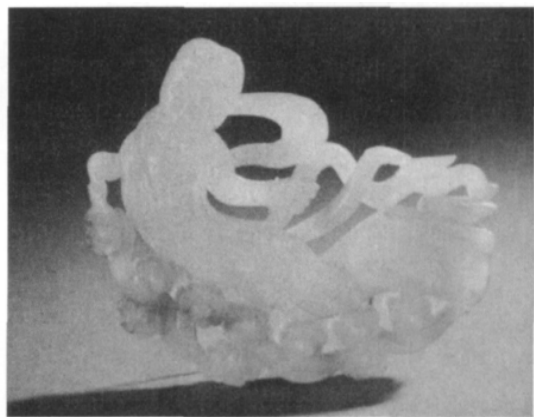
图二 玉带銙



图三 玉带銙



图四 玉铎尾



图五 玉飞天



图六 玉飞天



图七 青玉兔形镇

为复杂的卷草纹。该玉杯的纹饰繁复优美，反映了唐代制玉工艺的高超。此种玉杯的形制是仿制波斯萨珊王朝时的多曲长杯的造型，而其所雕忍冬纹又是中原内地从汉至唐常用的纹饰装饰。萨珊王朝系古代波斯最后一个王朝，存在于公元3世纪至7世纪，因此，这件白玉杯堪称中西文化交融的杰作。（图十一）

再如故宫所藏青玉人物椭圆杯，高4.8厘米，杯口14.9×8.5厘米，此杯“所饰细密的阴线刻纹，是唐代玉器标准风格。杯体椭圆而无耳，是战国兴起，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的耳杯（又称羽觞），又发展到后来无耳圆形杯的过渡形器”。（见故宫编撰《古玉精粹》）该杯呈椭圆船形，杯外腹部以阴刻线琢出六个人物，均席地而坐，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唐代玉带銙上常见的，人身饰极细阴线刻纹，整体造型和唐代越窑青瓷碗、杯很相似，其阴刻线的装饰在越窑青瓷中也很常见，都是典型的唐代特征。（图十二）另有青玉流云单柄杯，高6.8厘米，口12×9.5厘米，椭圆形，平底无圈足，杯外壁凸雕两层流云，单柄，柄的主体为大小两朵如意头状流云，云下为一环与杯壁相连。由于这件玉杯外缘所饰的云头高出了杯的口沿，不便于饮用，所以也称为洗。杯身所饰流云，与唐代玉飞天中的云纹，不仅纹样一致，而且刀工琢法也是同样的粗犷有力，具有明显的唐代特征。（图十三）

兽首巧雕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5.9厘米。这件玛瑙杯是至目前所发现的唐代唯一一件巧雕作品，也是唐代玉器中工艺最精湛的作品。巧雕也称俏色，依料取题，因材施艺，是俏色玉雕的最大特点。琢玉高手往往能“取势造型，依形布局”，“依色取巧，随形变化”，对材料进行巧妙的雕琢。这件玛瑙杯，在玉材的小端雕琢出惟妙惟肖的兽头，把纹理竖直的粗端雕琢成杯口，线条流畅自然。兽首头饰双长角，似牛角又似羚羊角，其形似牛非牛，双目视远方炯炯有神，用俏色技巧，将兽眼刻画得黑白分明，产生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兽头上下的肌肉，虽寥寥数刀，已是生动传神。两只角粗壮有力长而弯曲，色彩多变，显示着强烈的动态美。整个杯的造型与工艺简洁而准确，刀法圆润而传神。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以黄金的光鲜，弥补了兽嘴处色泽深暗的不足，更加突出了兽头的造型、色泽之美。（图

十四）

这种弧形的酒杯形似兽角，故也有称角杯的。这种形制，起源于西方，希腊人称之为“来通”（rhyton）。“来通”是希腊语的音译，有流出的意思，其形似兽角，功能如同漏斗，人们相信用它注酒可防止中毒，举起“来通”一饮而尽，是表示敬意的意思。这种酒杯后来才传播到亚洲，因此有的学者推测此杯是从中亚或西亚进献来的礼品，但并无实据，也未发现有文字记载说明此件杯子就是西域贡品。客观来讲，我们可以认为此件兽首玛瑙杯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是大唐帝国文明开放的实证。

2. 玉盒、玉香熏

玉盒也是容器，《广韵》解释盒，“盘覆也”。说它像盘而有盖。长孙无忌等编定的《唐律疏议·杂律》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会要》杂录云“神龙二年九月，仪制令诸侯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混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混银。”说明在唐代对于纯金纯玉容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因此，玉盒至少是一品以上的贵族妇女盛化妆品的用具，普通百姓庶民只能使用以石代玉的制品了。

目前见到的早期玉盒，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玉盒，盒高7.7厘米，直径9.8厘米，盒盖上的纹饰分为三层，里层为柿蒂纹，其外一周勾云纹，再外为一周变形夔纹，盖顶有桥形钮，钮上套一绳纹环，盒上的装饰均为典型的汉代风格。

唐代玉盒器形一般较小，玉盒加工工艺较为复杂，一个是盖与盒身的子母口要吻合，二是盖与盒身都要挖膛，这大概也是玉盒产生年代略晚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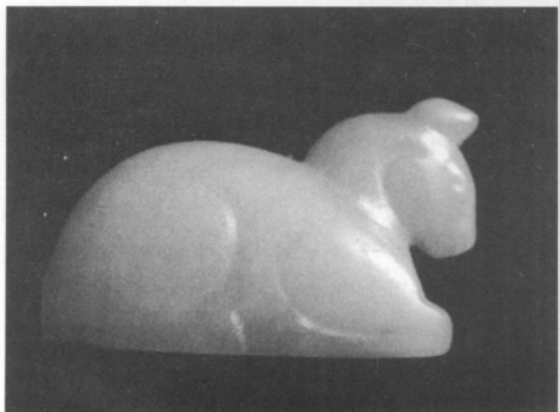
唐代的玉、石盒常见素面的，有纹饰的多为折枝花卉和花鸟纹。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宝相花纹带盖滑石盒，即是一个典型代表。该盒的整体造型中规中矩，是唐代盒类器物的典型造型，盒盖上雕琢莲瓣形宝相花，占据盒盖整个盖面，纹饰中心为一朵绽放的向日葵，其外围八瓣莲瓣，琢工舒展流畅，纹饰层次疏密得当，盖的肩部雕两周旋纹。子母口雕琢的严丝合缝，盒的内里光滑平整，盒底从边缘向内心凹进。这件石盒虽然不是玉器，但是，它的工艺技法无可挑剔，整体造型庄重大方，代表了唐代雕刻技术的水平。（图十五）

香熏是中国古代焚燃香料的器物，也叫做熏炉。熏香的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尤其是汉代，用熏香来驱邪、避秽、去疾的风气较盛，熏炉在此时已经非常普遍地使用了。汉代的熏炉多为铜质及陶质，西汉时熏炉的盖多雕成起伏叠嶂的山峦，山峦间镂空的缝隙，可以冒出缕缕青烟，间饰以人物及狮、鹿、虎、熊等动物，所以又称其为博山炉，而陶质熏炉多为明器。应是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才出现了专为佛祖烧香的香炉。唐代的熏炉品种更为丰富，不仅有传统的陈设性的熏炉，更出现了可以佩戴在身上或者悬挂在屋内及帐幔上的小巧玲珑的球状熏炉。以玉制作的熏炉较为少见，其制作工艺都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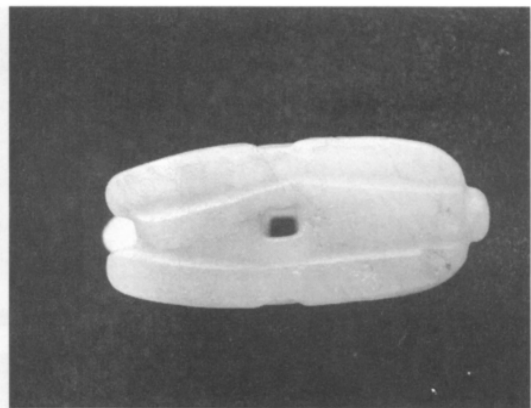
四、唐代玉器的纹饰风格

唐代玉器的纹饰既写实又优美，尤其是大自然中最具有浪漫色彩的花朵与花鸟，成为玉雕艺术追求的主要对象。同时，唐代的壁画、雕塑、锦绣织绸、金银器等的手工艺艺术，在玉器上都有所反映。还有“古代玉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从新石器时代至唐代前，所用各类纹饰基本为几何形与人物、动物形，没有植物形，如花草、花鸟、树木等。这种奇特而难以解释的现象，值得深研。”（《古代玉器通论》尤仁德著）。

唐代玉器的纹饰装饰，逐渐摆脱了商周汉时期的神化风格，转向了写实。玉器的使用更为广泛，突破了以往玉器的使用局限于宗教、礼仪、贵族的小圈子，而由皇室贵戚走向了地主士族，促使玉器的雕琢艺术更加世俗化。这一时期的玉器作品，取材于生活，面向自然，尤其是纹饰内容，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文臣武将、乐伎胡



图八 青白玉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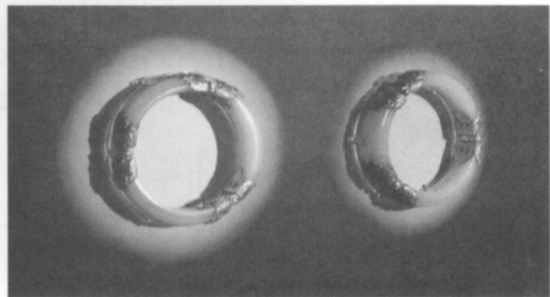


图九 青白玉兽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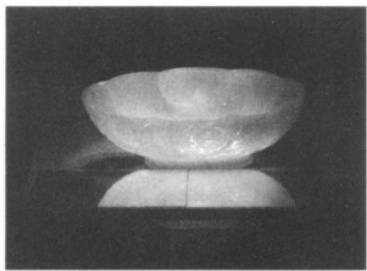
人、佛教道教、山水流云可谓丰富多彩，充分表现了盛唐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昌盛景象。另外，唐代玉器中，西域文化对中原内地的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从汉武帝时期开辟了丝绸之路后，东西方世界始终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与观念，这些事物和观念自然也就反映在当时的玉雕文化上。如当时的玉雕新形式不断涌现，装饰、造型更多样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内容的玉器，以崭新的风貌，独放异彩。

唐代玉器纹饰的主要题材有：各种人物纹，鸳鸯（图十六）、孔雀、大雁、蝴蝶、鸾凤绶带等鸟禽纹，花卉多为折枝类的牡丹、石榴、荷花、宝相花等，卷草纹、卷云纹、连珠纹也在玉器上常常出现。动物纹饰多为有龙、凤、蟠螭、兽面、牛、马、鹿、熊、狐狸、兔、雁、孔雀、鹤，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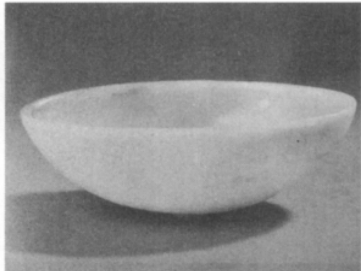
人物纹：唐代玉带銙上的胡人形象是独具特色。如玉带銙上的伎乐纹，因其来源于西域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与沙雅之间），所以伎乐人物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形象，身着窄袖紧身上衣，个个都是深目高鼻，或坐或立，分别弹奏琵琶、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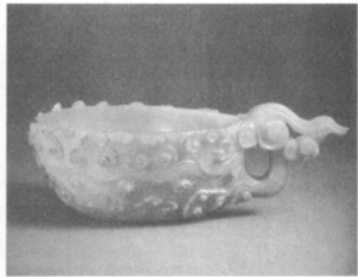
图十 镶金玉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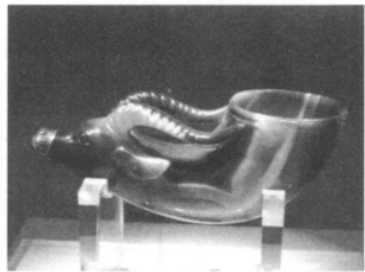
图十一 白玉八曲纹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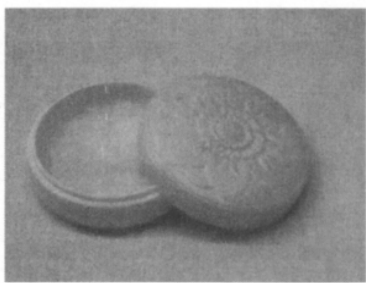
图十二 青玉人物椭圆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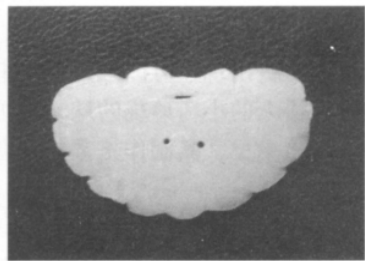
图十三 青玉流云单柄杯



图十四 兽首巧雕玛瑙杯



图十五 宝相花石盖盒



图十六 鸳鸯纹玉花片

笙、击鼓；尾上站立的舞蹈人，吹拉弹唱神采飞扬。白居易诗盛赞此种“胡旋舞”：“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持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这是当时乐舞场景的真实写照。

花卉纹：一般都是大花大叶，花卉多为正圆形，花瓣的边缘简练，有的近似于圆形，花叶中部多有一条双阴线的主叶脉，边缘还常有密集的断阴刻线装饰。此种短阴刻线装饰不仅在花卉纹饰上，而且在人物的衣纹、动物的皮毛、禽鸟的羽翅上等，均常使用。

龙纹：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龙纹璧为典型，龙头较小并长双角，张口露牙，嘴角长大（超过眼角），颈后有发，下唇留须，龙身较为细瘦，满饰方格形鳞纹，汉代以前的龙纹多为少鳞或无鳞，自唐代开始龙身饰鳞纹成为惯例，背生火焰状鳍，四肢作腾飞状。另外，从唐代开始，龙爪为张开形的三爪，也是开了后世三爪龙的先河。与龙纹相配的云纹可分四个部分，前部有一个突出的棒形芯，后部为云尾，中部向两侧翻卷，形成两个云瓣。

蟠螭纹：螭，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龙生九子之一。《说文·虫部》有释“螭，若龙

而黄，北方谓之地螭。”其形盘曲而伏者，称蟠螭。躯体比较粗壮，有的作双尾状。战国是迄今所知最早在玉器上出现螭的时期，汉代是螭纹最鼎盛的时期。唐代蟠螭纹的特征是，螭的头部略方，剑眉，眉上有阴刻线，在其颈部雕有人字形纹，脊上开始有阴刻脊线，有的在腿部的关节处刻有类似云纹的纹饰，这种装饰六朝时已经出现，唐以后的蟠螭上也有，但是六朝和唐代的蟠螭上的云纹有一钩，后来的云纹则更卷曲一些。唐代蟠螭常常只有三条腿，有时从前腿边伸出一小点作为第四条腿。

整体来讲，唐代经济文化发达，各种手工业生产非常兴旺，玉器在其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由于帝王和贵族生前死后都以玉器为专享，因而也促进了当时玉器的发展，使得玉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低谷之后，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唐代玉器打破了汉代以前“礼玉”“葬玉”的神化和图案化而转向了写实，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在玉器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唐代敢于和善于向域外优秀文化学习，并将它们吸纳与融合于本国传统文化之中，这就为文化艺术的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责任编辑：张锴生）